



半塔的时空

■ 罗光成

我现在的地方,叫半塔,皖东来安县一个历史悠远的小镇。

半塔很有些规模,也很有些超预期的繁华。街巷长且纵横,人流多而喧闹。一家大型超市,正披红挂彩,隆重开业——门庭若市,水泄不通,对,这两个很古的成语,看上去差不多就是为眼前的场景量身定制。半塔街道,说不上那种刻意模式化的整治,但看上去更具体人情味,更有烟火气。这是一种带有地方历史文化积淀的场景与氛围,对半塔人,具有天然的认同与亲和;对我们这些懵懂初来者,释放的则是素面相对的坦诚与妙意。两位大妈,一位小媳妇,围坐在街边一棵行道树下,从大大的纸箱里挑拣出一朵朵小小的塑料花,插接到另一只手握着的塑料花茎秆上。仿佛有了什么开心的事儿,两位大妈突然笑得前俯后仰,手里的那朵花似乎也听懂了这小秘密,应着大妈开怀的笑声,乐颠得一时忘记了花儿该有的羞涩与腼腆。只有小媳妇手里的花,与小媳妇一样,低着头,抿着嘴,红着脸,一副不知所措、恍然自守的样子。

大妈,什么事这么开心? 哈哈,大妈看我一眼,未及回答,又是一阵哈哈。你们就住在这镇上吗? 没呢,大妈终于停住笑,我们是大刘郢村的,离这有二十里地呢。哦,你们这是在做什么? 做插花啊,大妈朝身后的胡同那边努嘴,是为扶贫车间做的,镇上的扶贫项目。那怎么不在车间做呢? 这个由着我们,不限的呢,阴雨天把材料领回家里做,平常在家做、在车间做都行。今天晴,又没风,索性搬到这里,边做边歇街上热闹。说话

间,大妈的花茎上又多上了几朵红灿灿的桃花。一天能赚多少钱呢? 大妈把一朵朵粉白的桃花插在红花之间,这个不固定,按做的数量,一天能做一个一百来块钱吧。喏,大妈对小媳妇伸伸下颔,她最灵巧,一天能做一百五十块! 小媳妇抬起头,剜一眼大妈,又迅速瞟我一眼,小声嘟囔着谁说的呢、谁说的呢,又红着脸,低头忙着手里的活儿。

一条胡同。窄窄的巷口,幽幽的进深,仿佛有些许古意,在巷口丝丝缕缕欲有还无地游戏。从窄口,踱进去,竟如桃花源般“初极狭,才通人,复行数十步,豁然开朗”。胡同里的烟火味更加浓厚,也让人更加感觉到生活的真实与趣味。剃头匠,烧饼摊,缝纫店,中药铺,老茶馆,大澡堂……几位老人,胳膊肘拄着黑黢黢的木桌,共着大壶茶。一位老人掰捏一截麻花塞进嘴里,从瘪瘪的左腮,嚼到瘪瘪的右腮,半天也没有打破坚强的麻花,无奈地手托捏着腮,一边继续咀嚼,一边含混着不中用喽、不中用喽。对面老人也手托捏着腮,一边把麻花从瘪瘪的左腮,嚼到瘪瘪的右腮,一边含混着不中用喽、不中用喽。忽然,门外一道光影倏地一闪,一个脑后留着细胎辮的男孩,已飞奔至木桌,太爷爷,太爷爷! 老人还未及腾出嘴巴应答,小男孩已抓起一根麻花,咯嘣一声,咬掉一半,麻花在他嘴里,被揉捏得咕咕喳喳。又是光影倏地一闪,小男孩已窜向门外去。别跑跑,看跌倒了,老人终于从腾出的嘴里含混出满是怜爱的叮咛。叮咛跌落在门口,那道光影早已不知去向了。重孙都这大了,你说怎能不老? 是他们的天下喽,是他们的天下喽,呵呵呵。老人们嘴里含混

着,呵笑着,抿一口茶,间或斜睨一下门外,继续把麻花从瘪瘪的左腮,嚼到瘪瘪的右腮。

胡同的底部,有些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。一块沙土地上,两位老太太扶站在绿漆已有些斑落的健腿器上,大步走路一样前后甩动着双腿。你看,又睡着了。没呢,人家在听京戏呢。两个老太太向对面瞄一眼,私语嘁嘁。对面,一张积满时光包浆的桌子,兀地横立在一个门洞外的廊檐,因虫蛀或腐蚀什么原因而短了一截的那根桌腿下,塞垫着一块厚厚的黑砖,还不够,黑砖上又加塞进一块老旧的瓦片。一块黄纸板,用墨汁画着一把大大的钥匙,钥匙的前半部分,伸进一个鲜红的心型图案,边上用墨汁写着“修钟表 配钥匙 用心服务 老少无欺”。一位精瘦的黑衣老人,双手笼袖,倚靠在高背竹椅上,闭着眼,嘴微张,睡着了一般。桌上一只巴掌大的橘红收录机,正放着京剧《秦香莲》,“这一脚踢得我昏迷不醒,秦香莲未开言珠泪淋漓……我母子千里迢迢来寻你,你不该狠了心不认为妻。”一只不知年头的小闹钟,蹲踞在收音机旁,红色的秒针嘎嘎嘎嘎,为秦香莲打着节拍。又换成包大人上场了。老人依旧闭着眼,嘴微张,入定般声色不动。从树枝间穿过的阳光,把一团光斑,趁老人不注意,悄悄从老人的脚面,潜移到短损的那只桌腿上。

半塔的名字,果然与一座古塔有关。古塔建于南北朝,建塔的砖坯,受当时条件限制,缺乏炭草,没有烧制成砖,只是日晒夜露,任其自然晾干,也就是素坯。当地的土,凉晒干后,泛白色,建成塔,阳光下远远看去,仿佛白玉砌成,

老百姓顺口就叫做了白塔。后来白塔遭遇雷火,只剩下了一半。清道光年间来了一位叫刘延槐的县长,听说当地有座古塔,便雅兴大发地去看。乡绅们七嘴八舌,纷说白塔之殊奇。当地方言,半与白听上去不分,这位新县长看这座塔只剩下半,以为乡绅们说的白塔是半塔,回来后就诗词歌赋,风雅唱和,把半塔傲风铁骨、立地凌然的气节,大大描摹感叹了一番。有人私下悄悄提醒,说白塔白塔,是黑白的白,不是一半的半,县长捻须沉吟片刻,说凡事何苦喋喋纠缠,不管是黑白的白,还是一半的半,听上去自己都分不清呢,白塔还是半塔,只要形象好记就行,你看这塔只剩下半,叫半塔,不是更确切些吗? 久之,白塔塔变成半塔了。

半塔是革命老区,脚下到处都是红色资源! 这里地形险要,控南襟北,不远处就是江淮分水岭,抗战时期曾是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。1940年,新四军二师在这里打响了著名的半塔保卫战。当时,二师的主力部队去了滁州增援,留守的新四军,加上后勤,总共只有三千人。面对虎视眈眈,长驱直入的一万敌军,三千新四军将士,同仇敌忾,誓死拼杀,依靠群众,固守待援,怀揣初心,寸土不让,终于以少胜多,击败顽敌。

半塔保卫战旧址,早在2006年,就已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了。眼前的纪念碑上,累累弹痕,依稀可辨。这,就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最初的基石与支柱,也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永远的背景与缅怀。在来安这块红色的土地,在半塔保卫战纪念碑前,我们心潮汹涌,敬意满怀,向着浩气千古的革命先烈,深深拜,深深拜,鞠躬去!



不负最美四月天

徐刚摄

西溪南的枫杨树

■ 章铜胜

早想在春天时去一趟西溪南,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春日里的西溪南之行,也就这样搁在了心里,被我惦念着。曾很多次想像过春天时西溪南该有的样子,但纵是任思绪百般驰骋,也想像不出她的模样。直到今春,终于成行。于是,邂逅了那样一片让人惊异的枫杨树。

西溪南的枫杨树,乍一看,是满眼的绿色,是枫杨树和树下青草的绿色。我喜欢这样淡而鲜嫩的绿色,还有浅浅的阳光从枫杨树的枝杈间斜射下来。那样的绿,绿得有新意、呈萌态、正柔和,我想不出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绿意了。

这几年,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我越来越喜欢看枫杨树。秋天,枫杨树的叶子早黄,甚至在夏末的时候就开始落了,但一直到秋深,树上还会有一些叶子舍不得离开。枫杨树的浓荫,从盛夏便开始逐渐稀疏,到了阳光不再烈的秋天,它们便知

趣地让出一片天空,好让我们去感受秋日阳光的温和。枫杨树,仿佛知道我们的心思,对我们竟也深情如许。

冬天的枫杨树是耐看的。在西溪南,沿着丰溪边的成片枫杨树,尤其好看。林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洼地里积着水,树叶已经落尽,枝条交错,可以看见它们最真诚的样子。抬头时,能看见天空中枫杨树枝织成的网;低头,能见到水洼里被树枝分割的天空,明净而又清爽。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看老枫杨树,它们粗糙的干上留下了一些瘤瘿,一些树枝,甚至是主干上都留有折断过的痕迹,那是一棵枫杨树所经历过的风雨——它们挺过风雨,又长出新枝,迎接一个又一个春天。在我的眼里,一棵老枫杨树,是自成风景的,在它的身上,你能看见生命的痕迹。我喜欢看冬天枫杨树的原因,可能正在于此吧。

春天,应该是植物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吧,枫杨树当然也不例外。西溪南的春天,是属于那些枫杨树的,或者说,枫杨树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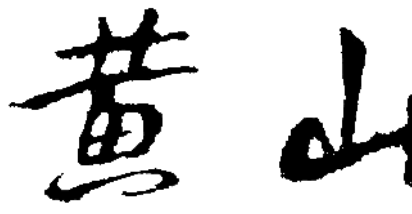
经成了春天西溪南的主人。

仲春,丰溪的水涨了,沿岸的枫杨树便一点一点地绿了起来。枫杨树绿了,树下的草也绿了,染绿了丰溪里的水,整个西溪南便也是绿意盈盈的了。那样的绿,是新的、浅的,也是最招人喜爱的。绿一天天丰盈起来,在枫杨树的枝头,也在枫杨林下的空地上,还在丰溪静静的水面上。西溪南枫杨林的下面,有一些被行人踩出来的路,是裸露的土路,踩在路上是灰黄的土和一些碎小的砂石上,心里分外踏实。

有了那些路,林下一块块的草地显得更绿了。其中一条路的中间有两棵枫杨树,树不大,却将路分成了两条。两条路绕过枫杨树后,又合在了一起,树下的那片草地,于是像是一个绿岛。那些路分开了西溪南无处不在的枫杨树,又将它们连在了一起,西溪南是枫杨树的家。枫杨林下的绿地上,有诸葛菜、黄花地丁、婆婆纳,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来的草。有时候,

我会为叫不上那些小草的名字而觉得愧疚,更多的时候,我只是喜欢它们可爱的样子。西溪南的枫杨树还不算高大,从它们的树枝间漏下了一些阳光,树下的小草就那么恣意地生长着。

丰溪边的枫杨树生长得太过随意,它们占据了丰溪的两岸,有的在石岸边近水的位置,有的围着一处水洼,有的干脆就长在水里,有的则在水中的一处小土墩上——不知道是树长在土墩上,还是因为有了枫杨树,水中才形成了这一处小土墩,大概很少有人能说说得清楚。丰溪水面窄的地方,两岸枫杨树的枝条向河面伸展过来,几乎遮住了河面上方的天空。我喜欢枫杨林下的小路,也喜欢那条丰溪。这个春天,能和朋友一道走在小路上,穿行于枫杨树的绿阴里,实在是人间美事。



党旗赋

凌宇

巍巍华夏,猎猎党旗。染赤血以为色,融丹心以为姿。动荡之局,铸锤于镰刀之武;新生之党,成工人农民之集。于是,敢驱虎豹,不惧熊羆。所为有道,岂曰无衣? 星火其微,终成燎原之势;风华如是,大放暖日之晖。

忆昔开天辟地,更在红船;卫国安邦,以留青史。过雪山草地,征程万里;观农村城市,面貌一新。尔其青春正好,热血满腔;白日于天,风霜二纪。黎民安,中国立。百废兴,一元启。风景如初,壮心不已。峥嵘岁月,不忘当年;迢迢江山,还看今日!

百年睡狮正醒,千载时机犹逢。惠及黎民,千家万户皆安乐;振兴华夏,举国上下庆大同。一百载斗转星移,时光荏苒;五千年栉风沐雨,岁月峥嵘。华表危昂,潜于苍穹之下;雄鸡高唱,立于世界之东。百川各奔,千山不重。沃野桑田,皆藏地宝;丝绸瓷器,巧夺天工。是以民族复兴,大国崛起。航母下洋,以巡海域;嫦娥奔月,共话天宫。

嗟乎,玉笛声声,党旗发发。大国更起,再历冬夏又春秋;吾侪何为,安惜死生多华发? 至春风万里,全面小康;日月重光,还看华夏!

沁园春·奋斗辉煌百年赋

林兵

嘉兴南湖,奇特红船,聚首群英。定救亡方略,开天建党;农工联手,革命征程。推倒三山,出生入死,枪响南昌第一声。长征路,过雪山草地,万苦千辛。

延安洞火光明。圆国梦,神州遍凤鸣。看中华大地,山河锦绣;莺歌燕舞,民众欢腾。睡醒雄狮,东方傲立,

国富民强世界惊。新时代,记初心使命,继续长征!



考古“出圈”推动文创“上新”

■ 徐海

“沉睡数千年,一醒惊天下”。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,时隔数十年再次揭开神秘面纱。央视近日推出《三星堆新发现》直播特别节目,引起强烈关注,三星堆话题直冲热搜霸屏。

此次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“祭祀坑”中,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。这些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,有助于了解古蜀文明及长江文脉,再次证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多元一体。同时,这次考古发掘也不仅仅是圈内人的工作,考古过程成功“出圈”,考古成为文化传播、文化创意的源头,再次展现了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无限可能性。

科技创新助力考古“上新”。在技术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挖掘遗址,可能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,所以三星堆遗址当年并未完全发掘。随着科学技术发展,考古早已不是一把洛阳铲铲天下的时代。此次发掘过程中,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,在遗址上建设考古“方舱”,配置应急保护与分析监测设备,最大程度保护现场;搭建发掘信息平台,全程记录考古数据,包括实时拍摄考古影像及环境监测,形成考古信息库;引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,开发考古操作系统,实现数字化考古。并且,国内多家科研机构 and 高校通过深度合作,形成考古联合团队。科技创新与学科融合确保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,体现考古学者的积极探索与实践。

媒体融合激活考古“上新”。央视连续4天进行直播,全景呈现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最新发掘成果,本次直播也是融合新技术、新装备、新理念的一次全新探索,最大程度地向观众展现文物之美,向世界展现富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。利用虚拟成像技术,在发掘遗址上还原古蜀先民的生活场景,并与观众展开积极互动。“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”“简直太土豪了,啥都有”……观众身临其境参与“云考古”,为灿烂的古蜀文明发出自豪的赞叹。还有一些媒体策划三星堆系列节目,有的录制语音,并结合虚拟动画短片,以H5方式传播;有的结合三星堆考古,发布具有时尚元素的MV,这些内容新颖、形式灵活的节目瞬间引爆朋友圈。

文创产品丰富考古“上新”。三星堆文物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,为开发文创产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。“拆封前我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,但我很享受这种未知的惊喜,就像在发掘文物”,随着考古工作持续进行,“三星堆盲盒”销量也创下新高,这份“拆盲盒”的神秘感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,赋予文创产品更多趣味性。以三星堆文物为创意源泉,融合大立人、青铜面具、青铜鸟、金杖、太阳轮等元素的摆件、服装、首饰等文创产品也大受欢迎,一时间成为“网红产品”。围绕三星堆文化,打造创意设计、制造销售、品牌营销的文创产业链,有助于三星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。

让考古走出“小众”,走向大众,传播文化、回馈社会,已经成为行业共识。以创新举措让文物真正地“活起来”,期待有更多这样的考古“出圈”,让更多人在考古中领悟先人智慧,汲取文化精髓,培养文化自信。

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。利用虚拟成像技术,在发掘遗址上还原古蜀先民的生活场景,并与观众展开积极互动。“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”“简直太土豪了,啥都有”……观众身临其境参与“云考古”,为灿烂的古蜀文明发出自豪的赞叹。还有一些媒体策划三星堆系列节目,有的录制语音,并结合虚拟动画短片,以H5方式传播;有的结合三星堆考古,发布具有时尚元素的MV,这些内容新颖、形式灵活的节目瞬间引爆朋友圈。

文创产品丰富考古“上新”。三星堆文物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,为开发文创产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。“拆封前我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什么,但我很享受这种未知的惊喜,就像在发掘文物”,随着考古工作持续进行,“三星堆盲盒”销量也创下新高,这份“拆盲盒”的神秘感吊足了消费者的胃口,赋予文创产品更多趣味性。以三星堆文物为创意源泉,融合大立人、青铜面具、青铜鸟、金杖、太阳轮等元素的摆件、服装、首饰等文创产品也大受欢迎,一时间成为“网红产品”。围绕三星堆文化,打造创意设计、制造销售、品牌营销的文创产业链,有助于三星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。

让考古走出“小众”,走向大众,传播文化、回馈社会,已经成为行业共识。以创新举措让文物真正地“活起来”,期待有更多这样的考古“出圈”,让更多人在考古中领悟先人智慧,汲取文化精髓,培养文化自信。



母亲的榆钱饭

■ 崔忠华

“南园花树春光暖,红香径里榆钱满。”春风红暖,杨柳飞花。看着满树翠碧的榆钱,想起了在老家,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榆钱饭。

刚刚立春,榆树的芽苞已经开始悄然膨大,我天天盯着院子里的大榆树,盼望榆钱能够快快长大,想尽早吃到母亲做的榆钱饭。一天天地,榆钱终于从绿茸茸的小毛球,变成了碧玉般的古钱状,近水的位置,有的围着一处水洼,有的干脆就长在水里,有的则在水中的一处小土墩上——不知道是树长在土墩上,还是因为有了枫杨树,水中才形成了这一处小土墩,大概很少有人能说说得清楚。丰溪水面窄的地方,两岸枫杨树的枝条向河面伸展过来,几乎遮住了河面上方的天空。我喜欢枫杨林下的小路,也喜欢那条丰溪。这个春天,能和朋友一道走在小路上,穿行于枫杨树的绿阴里,实在是人间美事。

几天后,榆钱中间泛白,种子成熟,这是制作榆钱饭的最佳时机。榆钱太嫩,做出来的榆钱饭偏软,且不善;榆钱太老,做出来的榆钱饭变柴,咀嚼不烂。

母亲挎一只竹篮,拿一把铁钩去房顶摘榆钱。只见她右手抓住一根树枝,然后递到左手手。腾出右手采摘榆钱,把采摘下来榆钱放入挎在左臂的竹篮里。够不到的高处,母亲便用铁钩子将树枝勾过来摘,不一会儿,竹篮里便装

满了榆钱。有时我也去帮忙,高高地举着竹篮,好方便母亲腾出双手捋榆钱。母亲用挂满榆钱的榆树枝,编织了一个大项圈戴到我脖子上,笑着说:“让你这个小馋猫吃个够!”

回到屋中,母亲先将榆钱去梗,捡去其中的树皮短枝,再用箩筛去除榆钱上粘附的芽壳等杂质。芽壳虽然较小,但是又厚又硬,吃起来咯牙。去除杂质后放入清水中漂洗,漂洗三四次,再把榆钱捞入大盆中,趁榆钱湿润,向里面加入适量玉米面和小麦粉,用手调匀,一定要让每一片榆钱都要粘上面粉。

大柴锅中加水烧开,然后将拌了面粉的榆钱,放入锅中,蒸上后,大火蒸三五分钟即可。蒸的时间不能过长,时间长了容易黏烂;时间也不能太短,太短榆钱饭不熟,有生涩感。把榆钱饭盛到碗里,再加上一点大蒜泥,滴上几滴麻油,简直就是珍馐大餐,吃起来五味俱全、芳香四溢。

母亲有时还会为我做榆钱窝窝,那黄如金、绿如玉的窝窝色香味俱全,每次都让我垂涎三尺。母亲还会烙榆钱饼、熬榆钱粥,不管是哪种饭食,我都会吃得狼吞虎咽,津津有味。

“欲买春风是也非,枝头乱挂玉钱微。”我纵身一跃,摘下随风摆荡的一串榆钱放到嘴里。于是,又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,母亲的味道。这味道弥漫在全身,久久不肯散去……